

## 廖 宣惠

就讀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班，現為科技部獎勵博士候選人。論文〈身體內的遊歷——內丹視域下的《西遊記》〉，刊於《漢學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一期，〈漢譯佛典蓮華色比丘尼敘事探析〉獲中華佛學研究論文獎。散文曾獲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獎項；詩作獲桐花文學獎、花蓮文學獎、道南文學獎等，作品、評論散見報刊。



## 藏石之家

是逐出、拉扯，白日成為碎片，哭喊我的石頭詩節？  
人在哪裡聽見真理？這唯一。

——華萊士·史蒂文斯

大凡收藏之人，多少透過大量收藏某物尋求被瞭解、填補、餵養心中匱乏的那一塊。「某物」有一特質，擁有再多，彷彿還缺一件似的仍待填補；「某物」還擁有神奇召喚術，使任何收藏者或早或晚都明白：不是自己擁有了它，而是自己被它所擁有。透過「某物」在生活中拓展的領地、投入的心神與時間，使擁有者對擁有這件事越發敏感起來，

最後幾乎無時無刻都可以察覺「某物」存在，即便存之無用，棄之可惜。這也是「某物」令人苦惱之處。

——爸爸收藏的「某物」是石頭。

因此，我們家充滿各式各樣，大小不一、各種尺寸的石頭。它們堂而皇之地藉收藏之名入室，在二樓還有展示館、自己的專櫃。爸爸用大量稀奇古怪、各種意象的石頭填滿空間，輪番隨著電視節目上演（是的，總在看電視的時間我們才聚在客廳）。那時爸爸會拿起石頭講起故事，從菩薩、羅漢到孫悟空，意象石是一則又一則的隱喻，石頭翻個角度，就轉喻到另一齣傳奇。

那些無意義的，厚重的成堆頑石瞬間會像布袋戲偶被點名般，從不知名的角落旋轉、起飛、跳舞。操偶師近在眼前，我們看著他上演滿腦子的狂想、內心戲。

由於收藏來自無意識，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斷言，因為沒有一個故事重複，也沒有一個故事認真說完。爸爸的石頭多到氾濫成災，從樓上溢滿到樓梯，屋子內外、走道上，石頭處處存在，大量充斥在浴室、臥房。它們都很重要，也都不重要。石頭四處擋道，除了避免絆腳，客人通常很難注意到它們，雖然基於尊重與禮貌，也會聽爸爸說上一會兒，但

我相信他們轉身便會忘掉這個石頭跟那個石頭到底有什麼不同。

屬猴的爸爸老愛自比為孫悟空，石頭是他從龍王那裡偷來的珍寶，又像金箍棒，可以隨意變化，點石成金。但在我們眼中看來，它們是爸爸的寂寞。

與其說我們被石頭包圍，不如說我們被一種怎樣也填不滿的空虛包圍。

爸爸想填滿這個屋子的各個角落。他想被傾聽、被注意，渴望被陪伴，卻忘了留下空間給別人；對話也是，充滿急切地搶白與訴說。就在爸爸擁有許多沉默的石頭聽眾時，也漸漸失去許多生活的聽眾。爸爸的好友們不是極少往來、絕交中，就是已絕交。

爸爸渴望被傾聽，卻不想傾聽。於是電視機的聲音越來越大聲，重聽越來越嚴重。他成為名副其實的暗光鳥，越來越晚睡，避開眾人活動的白日，擁抱越來越深的夜晚，日夜顛倒的他讓訪客白日撲空幾次後，漸漸乏人問津。

石頭剛開始是分享、面對大眾的橋樑，後來變成堅硬的城牆，愈築愈高。爸爸是孤獨國的國王，富有，也很貧窮。

「妳跟妳爸簡直就像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同一個怪脾氣，無法相處太久，王不見王！」每次被爸叨念離家時，媽總是抱怨。她知道，石頭的特質是堅硬、稜角分明。那

些尖銳的部分，不管怎麼打磨、拋光，總令人寒冷。

不，她不知道。爸爸在一片混亂沙灘中尋找秩序與價值，而我則在水晶的精準中失序，看到無法定義的未知。我們是顯微鏡與望遠鏡，即便鏡頭望去，放大的細胞與星辰構造彷彿相似，對彼此而言，仍是陌生。

相像的另一面是相反。心理學家說早熟子女會故意與父母相反，有時勤儉的父母造就就懶惰的子女，粗獷的父母生出嚴謹的小孩。或許吧？隨興、無所事事的父親，造就了謹慎、小心翼翼的我。長年在外求學，久久回家一次。

我與爸爸，兩人都刻意保持一種相安無事的距離。

爸收藏的是自然的縮影，或更好說就是自然？每顆石頭都原始質樸、不加矯飾；每個圖案只有荒遠神話或傳說才出現，總與抽象意念有關。我收藏的是結晶，是拋光打磨過的成品；唯有等比例的幾何切割，才可以精準顯現精神，有點像寫論文，點線面在角度分配上得一絲不苟，恰如其分。那是水晶蘊涵的光。

爸爸追尋價值。樹石比賽常見他身影，不是評審就是被評審。那些意象特殊的西瓜石、金瓜石、圖案石獎牌，表明它們不只是自然界的石頭而已，而是有榮譽、有故事、

有身分的。與之相反，雖然卡崔娜在夏威夷已經有一整套的水晶課程，水晶療癒也引進臺灣，我卻從未去上過一堂課。更別提國際珠寶、鑽石大展，我都未參加。倒是十全、建國玉市，臺北地下街，只要路過有空，通常一晃半天就過去了。不管如何，我刻意讓我的收藏與世俗價值保持距離。

跟爸爸不一樣，我沒有上百萬的石頭收藏，數量也不多；雖然我與我的水晶在一起，但就那幾個熟朋友來來去去，總維持十幾個，重要的象徵幾個就夠了。

跟爸爸不一樣，我的水晶會旅行。

有時是在房內，我會依照心情排列水晶的幾何圖形。圓形是完整，三角形是抵抗，方形是穩定，星型是擴張。出國時，我會挑選土耳其藍的拉長石用血紅瑪瑙串成心，陪我遨遊在陌生國度裡。水晶拼貼我不同時期的心情。

有陽光的日子，我會將它們放在陽光下充電，上午九點到下午兩點，英國巴哈醫生也是這時做花精。我會用水晶製作水晶水，飲用它們，讓它們在我體內流動。滿月無雲的日子，來自印度的月光石就會在窗臺上吸收整晚月華。我知道這樣做，我體內所有的細胞與電子，那些陰暗的、來不及曝曬、快發霉或快爆發的閃電情緒，都會充滿光。

跟爸爸不一樣，我的水晶陪我睡覺。

我試著將凹槽狀的七彩玉盤墊在枕骨，刺激第三眼，希望它們帶我到彩虹國度。我還收藏特殊水晶如亞特蘭堤斯，那種三角印記的視窗水晶，讓我看見女祭司的世界。還有藍針水晶，這種水晶在特殊光線下顯現藍色天使之翼，透明而隱形的翅膀，細心觀察才看得見。

跟爸爸不一樣，他總是喜愛重達百斤、上噸的大石；而我總是收藏小巧玲瓏的水晶，便於攜帶。爸爸偶爾哄抬、誇耀並販賣他鑑賞的雅石，而我從來沒賣過我的收藏。不賣，我的收藏還越來越少，我會將珍貴的水晶收藏送人，每當朋友有難，想不開、心情低落走不出陰影時，我會送我最昂貴的水晶收藏。水晶六面體是自然界最穩定的結構，或許可幫助朋友結晶太多的眼淚，找回純淨的心。

「妳爸便秘，」媽在電話那頭悄聲說：「重聽與禿頭也越來越嚴重。」

我查了一下，Louise L. Hay 在書中說耳朵的心理議題是憤怒，太多混亂，不想聽；便秘則是拒絕改變舊有的生活，吝嗇；禿頭的心理議題是恐懼、緊張、想要控制一切，不信任生命的過程。

爸當然不肯，也不會去看心理醫生。

他是草根性強的那一代人，看心理醫生等於承認自己有精神病。重聽與便秘甬提，對一個男人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跟所有頑固的歐吉桑一樣，他視醫院為畏途，彷彿進去檢查，整個身體都將面臨崩解、重組，資金昂貴。

「收藏本身就是掌控，而我們有許多悲慘的事要壓住。」William Davies King 在《收藏無物》中如是說道。

幸好，這世界還有書的存在，還有比老爸更極端的收藏者存在。這作者比爸爸更頑固，去垃圾堆撿拾充滿鐵鏽的螺絲釘、鑰匙、收藏自己吃過各式各樣的麥片盒與標籤。也幸好，這個教授坦承他去看心理醫生來解決中年危機、離婚等問題。書中他展示有精神問題的姐姐、小時候他爸媽沒將他抱好的照片，以及自己不被重視、受排擠的童年。

我點頭稱是，閱讀這作者的心理問題彷彿看見另一個老爸的自傳。媽在我一路成長途中，不曉得提過離婚幾次了，怎麼我們都沒注意爸爸的童年呢？

上次回家，趁空問了奶奶這個問題。奶奶生了六個孩子，忙於農務的她根本無暇照顧那麼多孩子，所以將二姑送養。爸小時候很優秀，也很好強。她說，只是很不幸，他

出生那天剛好爺爺爬樹摘椰子，不小心掉下來摔斷腿，跌下來那一刻，爸爸出生了。所以爺爺總說爸爸是剋他的逆子，很少跟爸爸說話，更別提給他好臉色看了。

我彷彿看見，爺爺拄著柺杖，一跛一跛的背影無限拉長，蓋住爸爸的臉、童年，直到現在。無形的罪責，壓在爸爸身上。

爸是家中是最不得寵，地位最卑微的。好像媽也曾說過。雖然住得極近，爸只有過年才會去看住在魚池旁的爺爺，他會帶我們三個小孩上樓，把我們丟在樓上陪爺爺，自己便默默下樓找大伯聊天了。

或許爸爸那麼聽大伯的話，也是因為大伯最得寵，躲在他背後就無事了吧？我不止一次聽媽抱怨大伯予取予求，彷彿當我家是他的廚房，用爸爸名字刻私章抵押祖產，再買房過戶給自己的兒子。

爸爸一聲不吭，如石沉默。

跟爸爸不一樣，我有追根究底的精神，不怕真相。那怕真相一如石頭般沉重。我開始理解爸爸的壓力在那裡。因為他哪也不能去，只能守著老家，爺爺與奶奶，還有四個兄弟打拚起來的祖厝。

最近，我發現爸爸撿的石頭都很像人臉，男女老少，各式各樣的臉，它們不經意地出現在角落，有的微笑，有的哭泣，有的一臉惶然。只要一轉身，就會跟這些臉對上，它們彷彿都在說：「看我吧，我是存在的，即便如此沉重，即便看起來無人注意，卻渴望被愛。」

渴望被愛。這點我跟爸爸一樣。

我用優秀的成績、學位，拋光打磨我的每一面，證明自己遠行有足夠的理由，我的不在場有最好的藉口。彷彿隔得遠遠的，老家的瘋姑姑、心力交瘁的奶奶，快被逼瘋的母親，沉默不語、不斷倒退的爸爸……那些沉重的問題都像石頭一樣，只是暫時擋在那裡，時間一到就會移除解決，搬到看不見的地方。

然而每到一個外宿的房間，異地工作，我非得帶水晶不可。彷彿有它們陪伴，我的生命才完整。水晶堅硬，卻禁不起摔；就像石頭落地分裂、不完整。

堅硬外表下，藏著敏感脆弱的心。

現在我能瞭解，為何大鬧天宮的孫悟空跟脆弱敏感的賈寶玉，都是石頭變成的。不同的是，孫悟空多少渴望唐僧對他像八戒那樣的溺愛與重視，賈寶玉則渴望父親對他



的管教不再嚴厲。爸爸跟在大伯的身後看著爺爺，我在奶奶與媽媽的背後躲著爸爸，只是一個渴望被看見，一個希望不要被看見，至少不要第一個被發現。

無處可躲，石頭就是最好的掩護。畢竟石頭無罪，石頭不說話，石頭靜靜存在。

說到底，我們都是有稜有角的存在。即便無法隱藏，卻渴望愛、需要愛，想被人好好珍藏與對待。我們是如此不一樣的一樣，不相同的相同。

現在我開始欣賞爸爸的石頭，慢慢體會要得到愛，唯有先給出愛。或許石頭仍到處擋道，我發現自己已經能接受它們在那兒了。就像我接受我跟爸爸的存在。雖然表達方式如此抽象，只要我們彼此理解，那怕時光流逝，孫悟空掉牙、禿頭、啤酒肚……仍是「可愛」的，「可以」值得好好「被愛」。

我由衷地希望，這份愛與理解不會太慢。

## 評審評語

這篇的書寫對象比較難，因為石頭本身沒有性格。作者利用自己和父親的收藏經驗雙軌並述，比較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藏石的質性和父親在歲月中老去的病體等描述重點。（鍾文音）

## 得獎感言

得知獲獎，十分感恩。這篇散文原是閱讀《收藏無物》心有所感，流淚憑回憶寫成的自我療癒文。紀錄父親收藏同時，也釐清自己對晶石偏愛、一些現在才能鼓起勇氣面對的情緒。深深感謝我的父親，這篇文章獻給他：因為他，收藏有了意義。當我們最終能審視生命的殘缺、擁抱自己不完美時，收藏不再沉重，變為生命中最為獨特的禮物。我衷心希望所有的收藏都能化繁為簡，最終只剩互相珍惜的一顆心，因為愛永遠是躲在藏品後，最值得珍藏之物。